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刘禹锡  
诗文集

(下)

李 雯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为淮南杜相公论西戎表·····	员
含辉洞述·····	缘
彭阳唱和集引·····	怨
彭阳唱和集后引 ·····	员
子刘子自传 ·····	员
刘禹锡外集卷十 ·····	员
绝编生墓表 ·····	员
祭柳员外文 ·····	员
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 ·····	员
祭韩吏部文 ·····	员
代裴相公祭李司空文 ·····	员

## 为淮南杜相公论西戎表

臣某言：臣一辞朝阙庭，已经二载，官当重任，身受厚恩，既怀子牟恋阙之心，又负臧文窃位之责。思所以歌颂圣德，裨补箴规，尘露至微，不任恳迫。臣远祖诗，显名汉代，出牧南阳，说言善策，随事献纳。忠醇之至，闻于中外。遗风可袭，有激愚衷。臣是以辄竭闻见，粗陈梗概，虽不尽陛下圣明万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献。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跻文武。弛张普博，事法阴阳。气均生成，人霑亭育；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销除容纳，皆如圣意；宽宥肆赦，实赖皇明。河中诛锄，不劳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庆浹万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约，寇犯王师。陛下宏贷豺狼，矜其凶悍，布以恩泽，果此知惭，功因德成，不认兵制。故《诗》云狺狺孔炽，《书》称蛮夷猾夏。臣观自古帝王不忍小忿以贻大患，故竭耗中国，尽心边陲。至如灭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种，岂足发辉皇猷，增荣简册？故圣哲之论，薄卫、霍之功。陛下镜历代无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闭，百蛮向化，四海无虞。唯此小蕃，尚迷声教。陛下示之大信，宏以旧恩，虽关防暂惊，而烽燧旋罢。

臣负恩方镇，初惧寇戎正于忧迫之时，果闻仁圣之渝，攘却凶孽，不劳干戈。臣静思远图，久计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奏义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甥舅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候，不挠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

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虜摧衡。伊伊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计熟事定，举必有功；苟未可图，岂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谈之事，前后立验之谋。臣质性顽疏，筹画庸近，受恩非据，敢忘献忠？犬马之心，实所罄尽。谨遣某官某奉表。

【译文】

臣某言：臣离开京城已经两年了，官居要职，身负重任，蒙受皇上的厚恩，常常怀有和子牟一样身在外而念念不忘于君的心理，同时又常常责备自己和臧文仲一样居其位而不勤其事。所以想要歌颂圣德，补益规谏。尘埃露水虽然微不足道，但我的态度是诚恳急切的。臣的远祖杜诗，在汉代很有名气，他在南阳做牧守，说话直来直去，擅长谋略，遇事既能向上呈献意见又能从下采纳意见。他非常忠贞醇厚，闻名于中原外邦。先祖的遗风后人可以沿袭，这激励了我的心志。臣于是竭力呈进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皇上大略陈述自己的看法，虽然达不到皇上圣明的万分之一，但作为臣子，心中只想着有合乎正义的事就要向皇上敬献禀奏。皇上仁德与天地自然相合谐，道义与周文王周武王平齐，关于兴废、宽严、劳逸的调节全面广博，处理事情依据表里、隐显两方面因素。国家祥瑞之气均匀生成，人人都受到滋润培育。但凡有什么凶险灾害，朝廷必定加以安抚。消除什么接纳什么，都随顺皇上的心意；宽恕什么赦免什么，实在有赖于皇上的圣明。黄河中部地区，诛奸锄恶，不劳动兵卒刀马；淮河北岸地区，平息叛乱，不伤亡一兵一卒。欢庆遍及全国，这样的盛况历史上少有。近来西戎背叛盟约，兴兵侵犯我国

领土，与我军交战。皇上对此等豺狼之辈广施恩惠，是怜惜他们的凶狠彪悍，恩泽远播，果然使他们自知惭愧而退却，这次反击侵略全靠皇上德行宽厚，并未动用兵马。所以《诗经》上说狺狺气焰很嚣张，《尚书》上说蛮夷扰乱了华夏大地。臣看自古以来，帝王不忍小的怒火终于导致大的祸患，与蛮夷外蕃交恶，所以不得不劳民伤财，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边防事务中。至于象灭昆明，平大宛这样的功绩，难道就够得上发扬皇帝的光辉和威名，可以在竹简策书上重重地写上一笔，为皇上国家添光加彩了吗？所以圣明有见地的看法是，卫青、霍去病的功劳不应过分渲染。皇上明察历代君主所作所为徒劳无益的原因，坚持培养自己品德作为高尚的君主应该以道德文明教化统治万民的方法。照这样做，于是使北狄躲得远远的，北方五座边城城门紧闭，蛮 归顺同化，天下没有了欺诈倾轧。只有西戎这个小国，还缺少声威的震慑和道德文明的教化，皇上向他们表示了最大的诚意，新加赏了比以前更大的恩惠，虽然关防受到暂时的惊扰，但战火不久就熄灭了。

臣蒙恩担任一方的军事长官，开始担心西戎的进犯，正在忧虑紧迫的时候，突然得知皇上的谕示，已经不动干戈，退却敌兵。臣平心静气地思考打算，认为长远之计就不如与西戎建立相互信任，施恩惠使其内心有愧，不敢来犯。每年向西戎赠送玉帛，以贵客之礼相待，显示皇上的大德。同时选拔尊奉仁义之道的大臣，出使西戎以拓大皇威；择取谨慎守卫边关的将领，在当地囤积粮草。还要在边关城池中布防足够多的兵士，以逸代劳，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对西戎赠送金玉等厚礼，与西戎结成甥舅亲戚，这样以来，西戎发动

小规模侵略便加以安抚，进行大规模侵犯便严加防犯，让对方侦察的人明白我们有所准备，从而不来侵扰。如此，则北狄、西戎有些人得到封赏，战场上就少了一些战死的人。如果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乐，粮食丰收，这时再可以训练兵士任命将领，为击破贼寇推垮两国均衡做充分准备了。伊伊在原州实行屯田，灵武帝把旧属土地全部收复。与安西通使往来，国家的长久大计，都包含在这里面。计划成熟决定坚决，那么举兵打击敌人一定就会成功；假如不能谋取，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以上所说的都是皇上早晚谈过多遍的事，也是马上就要应验的谋略。臣才疏学浅，谋划平庸浅近，无故受到皇上恩宠，哪里敢忘记向皇上敬献忠心？一片忠心，尽献我皇。谨遣某官某奉表。

## 含辉洞述

河东薛公景晦以文无害为尚书刑部郎中，以汕为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无事。清机羨溢，尽付山水。一旦以书来夸曰：“吾得异境于近郊，自城西门并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后又如回廊曲房，藻绣雕彤之象，云生日入，怪状迭发，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其当为食霞御气者之所游息，委蜕而去不知其几千百年。逮今得诸黄冠野夫。及请而往，因名其地曰含辉洞，盖诗家流所谓山水含清辉者是已。吾子常以词雄于世，盍为我志焉。”

愚得书，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闲游名山。东探禹穴，上四明、句曲、金华、阳羨；南过九江，薄匡庐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铢两不失。及是而口舌不能名，顾谓奇，信矣！若江华者，九嶷、三湘之佳丽地也。前此二千石御中执法河南元次山、谏议大夫北平阳元宗、司刑大夫东平吕和叔，皆硕人也，《考槃》、《招隐》之致，恒汲汲然，卒使兹境贵于异日。岂地爱其宝，有时而发耶！顾谓异，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远。故述焉以书于洞阴曰：

营阳郁郁，山水第一。洞有含辉，游人忘归。忘归孔乐，请言其略。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绝，凡目所忽。闭其清光，有待而发。公之来思，探异玩奇，芟野憩林，而民悦之。既悦其至，益知所嗜。扪陁历岷，来适公志。偶得奇绝，聿来告公。驾言从之，谷岸溟濛。有石如门，又如垣墉。穆蔓交木，似纶似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屈掉臂，空洞无阻。左右回环，俨若廊庑。飞泉出

窈，练缁花吐。触石吹沙，佩摇絃抚。侧径夤缘，豁然见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东西二门，与石明昏，奥者如室，宣者如轩。因其高下，爰构亭榭，匠生于心，随指如化。开山翦木，役以私属。结构壑茨，子来嬉嬉。无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浣之时，雅步幅巾，琴壶以随。前无俗人，与白云期。耳目尽适，形神不羁，元气颀然，观吾朵颐。遵诸之鸿，有时而飞，石门之下，可以栖迟。此谷而盈，彼邱而夷。维公之迹，永永在斯。

【译文】

河东薛景晦因为文才特出无比而被任命为尚书刑部郎中，后因为遭人毁谤而被贬为道州刺史，辖境得到很好的治理。民众相安无事，于是，他高洁超逸的秉赋在山水游赏中尽情发挥、盈溢。一天薛景晦来信向我夸耀说：“我在近郊发现一处奇异妙绝的景致，从西门出城，傍山临水，有一块象大屋一样的巨石，它的前后左右又象曲折的长廊和深邃幽隐的密室一样，里面如雕梁画栋一般，非常精美。那里云气缭绕，日光透射，到处充满神秘，流水山石，花卉树木，都好象不是人间的景致。我揣测应当是某个服食日霞吐纳气息的仙家道长驻足歇息的地方，他飞升而去不知道有几千年了。如今这个地方被山野农夫发现，我被请到那里，称那个地方为含辉洞，因为某诗人有诗句说‘山水含清辉’。您常以擅长文辞而称雄于世，何不替我写篇记述文字呢。”

我接到信之后，独自深思。薛景晦这个人，自幼四海为家，游遍名山。东边探访过浙江绍兴的禹穴，还到过四明、句曲、金华、阳羨；南边经过九江，脚登庐山，舟渡鄱阳湖。天下的山山水水，其地点名目等等都装在他的心中，他

对这些山水的品评，准确精当，分毫不差。现在他对含辉洞这个地方惊叹不已，莫可名状，一再强调它神奇美丽，那肯定是真实可信的。象江华县，它是湖南境内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在这之前，食俸二千石的御史中执法河南元次山、谏议大夫北平阳亢宗、司刑大夫东平吕和叔，都到过这里，这些才智超群的人，按照《考槃》、《招隐》所表达的意思，追求隐居生活，他们的到来使江华名声大盛于以前。这难道不是土地眷恋置身于此的珍贵的人才，趁机倾献自己的胜景以愉悦他们的作法吗？他们说江华的景致奇异优美，也一定值得相信。大凡事物产生后，要依靠有人用言辞文字对它进行宣传，它的声名影响才能流播远方，基于此，我将这篇记述含辉洞的文字写在洞中背阳处，全文如下：

营阳这个地方，草木茂盛，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全国闻名。这里有一个含辉洞，到过的游人都乐不知返。人们玩得很高兴，忘记了回家，关于这个洞，我来大致介绍一下。含辉洞，掩映在丛杂的草木之中，天然美景长期孤立该处，被人们忽视。它止息自己清亮的光辉，等待有朝一日喷薄而发。薛景晦的心思，在于探险猎奇，他常常登上山野在林中小憩，百姓很喜欢他。百姓很欢迎他的到来，进一步也知道了他的嗜好。于是大家爬山越岭，四处探寻奇境胜景来满足薛大人的志趣，偶然发现含辉洞这个奇美的所在，迅速就来向薛大人报告。薛景晦乘车跟着报信人来到这里，发现这里水雾迷蒙，有块象门又象是院墙的巨石，藤蔓绞缠树木交错，象丝纶一样。让人清除疏理一番后，才可以小步疾走，伸颈举臂也没有什么阻碍了。这里曲折回环，象长廊一样。瀑布奔泻而下，飞溅起洁白的水花，水花击石头激起泥沙的

声音，如佩如玕，悦耳动听。旁边的石壁上古藤攀沿而上，上面明朗开阔，可以看见蓝天。有块石头又高又大，大约有五块坐席那般大小，它的东西边各有一个洞门，随着巨石的明暗变化其光线也发生变化。深曲的地方象墓穴一样，宽大的地方象房屋一样，根据它们高低形势的不同，乃修筑一些亭榭楼台，颇具匠心，浑然天成。薛景晦命令家丁们开山伐木，将这里仔细地清理了一下，又连结构架了一些房屋建筑，以便自己嬉戏游玩。安排布置停当以后，他偶尔闲来无事，就来到这里，不惊动地方百姓。天气晴朗的时候，例行休假的时候，他轻衣简从，带上琴和酒壶在这里信步游赏，独自品味闲雅的意趣。周围没有平庸之辈，举目所见，只有秀山丽水，白云悠悠在这里，只管放松眼睛和耳朵，任身体和精神放纵驰骋，回复生命本原的博大深广状态，看看自己鼓动腮颊，吐浊纳清。沿着水中小沙洲嬉戏的大雁，时不时地振翅飞起，它们可以到石门下面栖息。沧海桑田，万物变化不止，而薛景晦的足迹，永远留在了这里。

## 彭阳唱和集引

丞相彭阳公始由贡士以文章为羽翼，怒飞于冥冥。及贵为元老，以篇咏佐琴壶，取适乎闲宴，锵然如朱纃玉磬，故名闻于世间。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虽穷达异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欢。其会面必抒怀，其离居必寄兴，重酬累赠，体备今古，好事者多传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予守吴门，相去迥远，而音徽如近，且有书来抵曰：“三川守白君编录与吾子赠答，緘縹囊以遗予。白君为词以冠其前，号曰《刘白集》。悠悠思与所赋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以塞三川之清。”于是缉缀凡百有余篇，以《彭阳唱和集》为目，勒成两轴。尔后继赋，附于左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刘禹锡述。

### 【译文】

丞相彭阳公当初还是贡士的时候，就凭借文章出色而很有名气。等到贵为朝中宰相，常常在弹琴饮酒，雅集宴会的时候吟咏诗篇来助兴，声音铿锵清脆，悠扬悦耳，所以名闻天下。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学习诗文辞章用以求取功名，但是中途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以至于穷困失意。胸中的郁闷惆怅，发泄而成为篇章辞句，排遣愁苦沮丧的作品，凄凉哀怨，也驰名天下。我们虽然有穷困、显达的情趣差异，但是都才德出众文辞出色，所以交往很愉快。见面一定相对抒怀，分别一定遥寄感兴，彼此酬唱题赠的作品，包括古代和现今的各种体裁，喜欢多事的人将它们广为传播。今年彭阳公在并州，我在苏州，相距很远，但是彼此的容范启发还很

密切，彭阳公还写信给我说：“三川长官白君编录了他与我们的赠答作品，装在书囊里送给我。白君在前面写了一些字句，将它定名为《刘白集》。我们写的作品堆满了书箱，何不按秩序整理一下以满足三川白君的请求。”于是我选择编辑了有一百多篇，以《彭阳唱和集》为条目，编为两卷。后来又写的作品，附录在左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刘禹锡记述。

## 彭阳唱和集后引

贞元中，予为御史，彭阳公从事于太原，以文章相往来有日矣。无何予受谴南迁，十余年间公登用至宰相，出为衡州，方获会面。输写蕴积，相视泫然。尔后或杂赋诗赠答，编成两轴。大和五年，予领吴郡，公镇太原，常发函寓书，必有章句，络绎于数千里内，无旷旬时。八年，公为吏部尚书，予牧临汝，有诗叹七年之别，署其后云，集卷自此为第三。未几予转左冯，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见，形于咏言。开成元年，公镇南梁，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新韵继至，率云三轴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词调凄切，似有永诀之旨，伸纸悸叹。居数日，果承计书。呜呼！聆风相悦者四十年，会面交欢者十九年，以诗见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 【译文】

贞元年间，我担任御史，彭阳公任职于太原，我们以文章相互往来有许多时日了。不久我受到谴责贬到南方，十几年的时间，彭阳公做官到了宰相的职位，后来贬为衡州刺史，我们才又相见。大家各自抒写心中郁积的情感，两两相望不禁流下泪来。而后又写的一些诗句赠答，一起编成两卷。大和五年，我在苏州任职，彭阳公在太原做官，我们常常写信，总有辞句诗篇来往，时间隔不了十天。大和八年，彭阳公为吏部尚书，我任职临汝，曾写诗感叹我们分别已有七年了，这编在前两卷的后面成为第三卷。不久我又降职，彭阳公升为左丞相，每每遗憾二人距离这么近却不能见面，这都写在诗句中。开成元年，彭阳公居官南梁，我以太子宾

客的职务分司东都洛阳，彭阳公的新诗又寄来了，我们都说三卷已经集齐了。开成二年冬天，彭阳公突然寄来一首诗，言辞凄切，好象有与我永别的意思，我展开诗稿，心中担心感叹不已。过了几天，果然接到报丧信。呜呼！我和彭阳公分处异地而相交甚深，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同在一处而愉快往来，也有十九年的时间，彼此诗句往来一共有七十九首，编成三卷，可以解释我们的言论志向。

## 子刘子自传

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还，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隰，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埭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小子承夙训，稟遗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后忝登朝，或领郡，蒙恩泽先府君累赠至吏部尚书，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

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清。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及丁先尚书忧，迫礼不死，因成痼疾。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乐江淮间，汝宜谋之于始。”因白丞相以请，曰诺。居数月而罢徐泗，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涉二年而道无虞，前约乃行，调补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为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弃天下，东宫即位。时有寒隼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积久，众未知之。至是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

人，充翰林学士，遂阴荐丞相杜公为度支盐铁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内职兼充副使。未几特迁户部侍郎，赐紫，贵振一时。予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余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等。按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言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谥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皇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九年，诏征复授连州。自连历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为铭曰：

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知兮！

【译文】

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先祖是汉景帝贾夫人的儿子刘胜，他被封为中山王，谥号靖，子孙因此成为中山人。七代祖刘亮，在北魏时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北魏迁都洛阳的时候，他随着到洛阳北部都昌里安了家。刘家世代子孙都通过读书学儒而做官，家族墓地在洛阳北邙山。后来因为

墓地狭小后死者无法附葬，所以又在荥阳檀山另辟墓地。从曾祖父以来，父子归葬各安其位，长幼有序。曾祖父刘凯，做过博州刺史。祖父刘锺，开始担任洛阳主簿，兼管察巡公署祭祀等事，一年后转任殿中丞、侍御史，死后追赠为尚书祠部郎中。父亲刘绪，也读书学儒。天宝末年参加进士考试，碰上安史之乱，全族东迁，以避祸难，因此被东部的节度使任用。后来他担任过淮西从事，又兼任盐铁副使，不久转调为殿中省官员，在埇桥主持政务。后来罢官回返浙西，行至扬州，因病故去。我听从父亲平日的训示，禀承父亲死前的嘱咐，孤身一人，侍奉母亲，不敢自毁。后来我入朝为官，或者出外任州郡长官，蒙受皇恩，先父因而多次追封直至吏部尚书，亡母卢氏，也由彭城县太君追封至范阳郡太夫人。

当初我二十岁时，参加进士考试，幸而一举及第。隔了一年，又以文才考取吏部取士科，被任命为太子校书。公事清闲，因而能够告假侍奉双亲，勤问暖寒。当时年纪轻，名声远扬，在读书人中享有赞誉。父亲去世守丧在家，迫于礼教限制不敢轻生，因而忧伤劳累得了顽症。守丧期满后，恰逢丞相、扬州节度使杜佑兼管徐、泗两州，因为我们之间平素互相了解，于是要我去担任掌书记。我捧着任命书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我不喜欢江淮一带，你应该先就考虑到这一点。”因此我把这个要求告知丞相，丞相说：“可以。”过了几个月就免去我在徐、泗担任的职务，但因水路交通仍不畅通安全，于是改任扬州掌书记。过了两年，道路平安无阻，以前的承诺才得以实现，把我调补京兆府渭南主簿。第二年冬天，提升为监察御史。